电影剧本：人蛇西渡

第一场.

场景:新泽西的中国快餐店. 内景.

时间:黄昏.

*小小的快餐店每一个角落都被很好地利用了. 站在店堂里就能看见后面的厨房, 两三个打工的谁都不说话, 动作迅速地在干活. 大厨手抄着炒锅, 不停地甩着, 灶头里的火苗都窜进了炒锅, 劈劈叭叭地响着. 他熟练地将炒好的菜盛进一个小盒子里, 然后拿着锅子在边上的水池里涮了涮, 扔进一块布擦了一把, 又摇上一勺油, 开始炒另一个菜.

*在厨房的角落里, 一个中年男人, 头戴一顶帽子. 汗从他的头上直往下淌, 但是他依然紧紧地扣着那顶帽子. 他长着典型的福建人的脸形, 硬硬的线条把他的五官勾画得很清楚. 他有着宽宽的肩膀, 他使着全身的力气在干活.

*他叫广才. 他弯着腰, 一手拖起一爿大大的猪肋骨, 另一只手将鲜红的西红柿酱涂抹在上面. 他动作迅速, 涂完一块, 立刻扔下, 又拖起另一块涂了起来. 直到把大盆里所有的都涂完了, 他连头都不抬一下, 钦了一下墙上的按钮, 地上的地板动了, 带着满满的这一盆猪肋骨往下降, 接着另一块地板升上来, 填平了这块地. "嘀"一声响, 地板停妥了.

*广才立刻拿起一把闪闪发亮的大刀在尖尖的磨刀棒上蹭了蹭. 然后他将一大盆剥了皮的虾倒在案板上. 粗粗的手指头夹着一个虾在飞快地旋转, 虾背在刀口上轻轻地一碰, 就裂开了一条刀痕. 他不停地干活, 只是偶然用手背抹一下头上的汗水.

*夕阳的光洒进这小小的厨房, 在一片炊烟和阳光中, 一切都变得模糊了. 象一幅画.

*这时老板走了过来, 他拍了拍广才的肩膀.

老板:不用干得那么辛苦, 我都过意不去了.

广才:嘿, 我这人天生是劳碌命, 让我不干, 我心里不舒坦.

*老板看着他, 犹豫了片刻.

老板:你过来一下.

第二场.

场景:快餐店的后门. 外景.

时间:黄昏.

*老板和广才坐在后门的台阶上. 老板在点钱, 广才紧张地看着老板. 一会儿, 老板将几张十元美金的票子放在广才的手上. 广才大张着嘴, 想说什么, 却结结巴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.

老板: 今天就早点回去吧, 明天早点去另找一份工做去.

广才: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, 你, 你扣我的工资好了.

老板: 你没错, 你干得很好... 我也是刚接到电话, 我外甥跟着一条船了, 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. 明天我就把他接回来, 他接替着干你这份工.

广才: 你, 你让他休息一下, 我再干几天... 我, 我马上也去找工... 不然...

老板: 我都跟你说了.

*广才只觉得一阵天眩地转, 他努力站起来, 装出没事的样子. 但是他看见的是脚边的黑色垃圾口袋在一点一点破裂, 垃圾向四处流去. 他赶紧一脚高一脚低地踩在垃圾中, 向一边逃去. 这时又是一头大浪打来, 湿了他的全身.

有人在叫: 你快闪开啊.

*广才这才发现, 是餐馆伙计在冲洗后门, 他被浇湿了一身. 老板站在不远的地方, 在指挥一辆货车. 立刻从厨房里跑出来一个瘦小的伙计, 身上还围着血淋淋的围裙. 他和老板一起从车上拖下一片片冻肉.

*广才匆匆忙忙地跑上前去帮老板搭把手.

老板: 不要帮了. 快走吧, 你又不会说英文, 回纽约太晚会出事的.

广才: 再让我干一天, 看在同乡的份上...

老板: 我在干活. 钱都付清了, 你要干就去干吧.

*老板提着货进去了. 广才又追上那个瘦小的伙计, 跟在他的身后.

广才: 你帮我跟老板说说, 就多干一天, 让我挣下这个月欠的人头费的利息, 七百美金先还了...

瘦小的伙计: 你让我干活... 让个道给我啊.

第三场.

场景: 火车站大厅. 内景.

时间: 夜晚.

*这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车站, 大理石的地板, 四周看不见一盏灯, 但是整个大厅却显得灯火辉煌. 现代化的电视屏幕显示器, 在报到着火车运行情况.

*正是下班的时候, 火车站里涌满了美国人. 很多公司下班的职员, 依然穿得漂漂亮亮的. 他们步履匆匆地在赶车. 广才手里提着个塑料袋, 肩上一前一后挂着两个小包. 他穿着大陆的服装, 很不协调地出现在人们中间. 他一会儿四处张望, 一

会儿又象对自己处在这样的环境里,没有感觉.而是不停地看着手里的条子.走一步撞一个人,也不向被撞的人道个歉.

*人们站在大电视屏幕下,查看火车到达和出发的时间表.广才不知不觉走到了人群中.他差点撞在柱子上,他停了下来,突然他终于读明白了一张条子,立刻向一个美国人走去.条子的一面用中文写着:去纽约的火车何时出发?广才马上将条子翻了过来,递给那个美国人,条子的反面是用英文,写着同样的内容.

*美国人一看条子就用手比画起来,广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.汗从他的帽子底下往下淌.过了那么一会儿,他好象明白点了,不停地点头.然后拿回了条子转身走去.美国人匆匆追了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又用手比画了半天,广才还是不明白.美国人干脆做了个让广才跟他走的手势.广才这才明白.于是美国人带着广才向相反的方向,拼命跑去.

第四场.

场景:集体住宅屋子.内景.

时间:夜.

*广才推门走进一间小屋,顺着门是一条狭窄的过道.那里黑黑的,他打开了灯,只见过道里紧紧地并列排放着三四辆自行车,车头上都挂着大铁链子.他几乎找不到可走路的空间.广才磕磕碰碰地转进屋子,那里贴墙立着五张双人床.每张床上都放着一两个小包,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.其中有一两张床是空着的,床单潦草地盖在那里.他们不管住不住,都租下这一个角落,以便被“炒鱿鱼”的时候,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窝.

*广才爬上一个空铺,他将自己的床单卷起来,又抖了抖,然后随随便便地往床上一铺.他把自己的小包往床根上推了推,那小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间.他人往床上一卷,也没有摘掉帽子,连盖的东西都没有,他伸手拉灭了电灯,就合衣睡下了.

*同屋的一个小年轻金官醒了,他朦朦胧胧地和广才说话.

金官:几点了?

广才:快一点了.

金官:没碰上黑人?

广才:没有.你明天早起的话,就叫醒我,我要去找工.

金官:你可以去“天天”职业介绍所,郑福,当天去就找到了.

广才:唉.

*说完,广才叹了口气.

金官:睡吧.工,总是找得到的,大不了就是去外州.

广才:我连国语都不会说,怎么去外州干活呢.

金官:说说就会了吗.

*灯灭了,广才卷缩成一团,迷迷糊糊睡了.但是,他睡得很不舒坦.他老是看见他在船上的景象.

第五场.(闪回)

场景:船上.内景.

时间:深夜.

*这是在福建沿海某个小岛的岸边,也是这么黑黑的夜晚,黑压压的人头在涌动.一艘挂着台湾旗帜的内河船停泊在那里.人们蜂拥而上,互相推挤着,争先恐后地往船上跑.

蛇头:闪开,一个一个来.

*可是没有听他的.人们冲上船就抢地方占下来.

蛇头:后舱不许进,那是让女人住的.

*广才使劲推着人群,努力让出一条路,象是在帮着什么人,那象是个女人.但是老是看不清那个人的面目.广才自己几乎是被人连推带打挤了上去.他还是去抢出一块地盘.这时老大从梯子上走下来.

*这原先是装鱼的冷冻舱,现在为了多装一些人,被隔成了两层.当老大走下来的时候连腰都伸不直.他骂开了.

老大:喂,挪挪身子啊.妈了巴子,那个贼囚的告诉我,船上可以跳舞,这是人住的地方吗.闪开,总得让爷们插双脚.

*广才小心地往一边挪了挪,船猛地一晃,老大摔倒了.船越晃越快,广才拉住毛毯的一角,人也越缩越小.但是,他只觉得船晃得头昏脑涨.他努力想站起来,他却没有力气.他看见大浪从舱口打进舱来.船里的人都随着船的倾斜,在船里摔来摔去.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.

*广才象睡是着了.但是浪越来越大.

第六场.(闪回)

场景:大海上.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飘摇的小船在大海里上上下下出现又沉没.海浪高高地掀起来,小船被海浪吞噬了;一会儿,小船又浮出海面.似乎都能听见小船在破裂的声音.

*广才睁开眼睛一看,只见自己是睡在一个双人床上,更可怕的是,那床居然孤零零地停放在甲板上.天边出现了一丝亮光,大浪就看得更清楚了.广才见大浪就

这样直直地朝他盖下来. 小船在倾斜, 那双人床就随着倾斜的小船朝大海的一边滑去. 广才紧紧地拽住床沿上的木头杠子,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, 他还是看见床在向船舷边上滑去. 越来越近, 又是一个大浪打来, 床“刷”地一下就向大海里倒去, 广才一把拉住船边上的铁链, 但是已经晚了, 床翻进了大海. 他恐怖极了, 终于叫了出声.

广才:啊...啊...

第七场.

场景:宿舍. 内景.

时间:清晨.

*广才在一阵恐怖中惊醒过来. 天才刚刚亮, 一线淡淡的阳光从窗子里投进屋来. 人们还在睡觉. 广才感到一阵踏实, 又感到一阵心慌. 他无法再入睡, 望着窗外的阳光, 忍不住掉下了眼泪, 他轻轻地呜咽着. 他脱下帽子, 只见秃秃的头上又掉下一片头发. 他用手小心的将帽子里的头发捏在一起, 他爬下床来, 将头发扔在垃圾里, 跑到厕所去洗澡.

*广才打开了淋浴的水龙头, 水哗哗地往下冲. 广才满脸是水, 他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.

第八场. (闪回)

场景:广才家的香笼前. 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广才和他妻子月香都跪在香笼前, 月香低着头, 依然很难看清她面孔. 广才显得身强力壮, 满头浓密的头发. 广才的母亲手中握着占卦用的木板, 口中念念有词.

广才的母亲:苍天保佑, 保佑我的孩子一路平安.

*说完, 她手中占卦的木板落地, 他们屏住呼吸, 六只眼睛都盯着那里看着.

广才兴奋地:大吉!

*广才的母亲起身, 往他们头上一人套了一个黄色的香袋.

*一个八、九十岁的老太太被广才的十多岁的大女儿从里屋扶了出来, 她满脸皱纹, 人仿佛已经不省人事了. 广才的小女儿躲在桌子后面, 有点害怕地看着太外婆.

*广才的母亲:妈, 妈... 广才他们要走了. 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没有?

*老太太毫无反应.

广才的母亲:妈, 他们去美国不是为了别的, 儿子; 月香肚子里的儿子...

*广才、月香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太太的脸。

广才的母亲:妈...

*半晌,老太太突然伸出了颤颤巍巍的手。月香赶紧去拉她。

月香:...生多少,我都成..

广才的母亲:不是。妈的意思是说,我们家四代单传。这个儿子不生下来,我们家就断了香火。

*老太太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广才的母亲:你们做了美国客,我们家里人都有面子了。这里的事,就不用操心,挣了大钱回来,我们好好给你们的儿子过生日。那就是不十桌二十桌的事了...那就是上百桌啦。

*广才和月香都笑了。这时,我们才看清月香的脸,这是一个长得很端庄和有几分姿色的农村女人。广才又得意地看了月香一眼,笑得更自信了。

第九场。

场景:职业介绍所。外景、内景。

时间:白天。

*现在看见的是广才一筹莫展的脸。

*广才赶到职业介绍所门口时,那里已是人头济济,屋里屋外都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广才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,一点都不礼貌地往里挤。

有人在叫:你干什么呀。总有个先来后到的规矩吗。

*广才哪管那么多,一头就挤到了里面。

一个福建口音的小姐:纽约上城快餐馆打杂。七百一个月,干六天一周,十四小时一天。

*顿时,广才挤上去叫了起来,但同时其他的人也跟着叫起来。他们都说着福建话。

大伙:我去,我可以去!

小姐:谁干过?

大伙(七嘴八舌地):我干过,我干过!

*小姐查看了一下本子。

小姐:金海,在吗?

金海:在这里!在这里!

小姐:你登记得早,你去干吧。

*大黑板写满了美国各地的名称和职业,远至佛罗里达。一只带戒指的手连连划去黑板上“打杂”的字样。广才终于挤到了柜台前。广才在跟小姐说什么,但是屋子

里实在是太吵,根本听不清广才在说什么.他不停地比画和说着,似乎能听见他的福建话.

*第十场.

场景:东百老汇街.外景.

时间:白天.

*远处是纽约的象征,国际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,高高耸立在画面里.摄影机往下降,我们可以看见招牌林立,车水马龙的中国城.这就是人们号称的“福建街”.新到的福建偷渡客,三五成群地云集在路口的杂货店、小饭馆门口.站累了,有的靠着玻璃窗;有的靠着邮筒;有的靠着大红的火警栓.他们的表情既有农民的艰辛,又带有农民的愚昧和茫然.

*本来就狭窄的街道,现在就变得越发拥挤.广才就在这群人中间出现了,他依然提着一个塑料袋,朝着镜头走来.

*随着广才的走近,画面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嘈杂.店里传出港台的流行歌曲;汽车喇叭声...忽地,一辆地铁火车轰隆隆地驶上了“怡东酒家”上方的天桥.声音几乎把周围环境都震动得摇晃起来.而广才依然是一愁不展地朝前走去,对四周的一切都不注意.

第十一场.

场景:中医诊所.内景.

时间:白天.

*一个七星针在一个秃头上不停地敲打着,头皮上渐渐地渗出一点一点血来.陈医生的手拿起药棉轻轻地擦去上面的鲜血,然后,又继续在那个头上敲打.镜头慢慢地展开时,我们看见是广才在治疗他的秃发.

陈医生:上次已经见好很多,这一阵怎么又不行了,还在想船上的那些事?

广才:我不敢去想,可是,它自己就往我脑子里跑.

陈医生:要看开点,想了有什么用?我们都走过这样的路.心,要宽,都会过去的.你刚来,过过就会习惯的.

广才:陈医生,我跟你不一样,你有一技之长,你是医生.

陈医生:我来的时候不是和你一样,在餐馆打杂.

广才(惊讶地):你也在餐馆打杂?

陈医生: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,怎么开诊所?

广才:不去问亲戚借一点?

陈医生:我来得早,81年的时候,哪里去找什么亲戚.我刚有了点钱就开了这个诊所,开始经常是给人家白看病.没钱怎么办?又不能去偷,去抢.周末就去上州餐馆打工,走得远远的,怕被人看见.出门我还穿得西装笔挺,不然人家一看我是个打工的,下次谁还相信我,跑我这里来看病?出门的时候,我带上一个干净的垃圾袋,到了那里就用垃圾袋把西装包好挂起来,然后再打工.

*陈医生一边说一边将自己做的土药涂在广才的头上.

陈医生:你想想你都是幸运的,还活着到美国了.有的船在海上沉了,也许我们都不知道.

广才:我们船上就有人死了...

*刚说完,广才的脸突然变得紧张起来,眼睛里显出慌慌张张的神情.

陈医生:不去想它了,不去想它了.都过去了.

广才:我,不是有意的,当时好多人都同意的...我也是为大家想...

*陈医生默默地看着广才.广才满脸涨得通红,差点又要哭起来.

第十二场.(闪回)

场景:船上.内景.

时间:黄昏.

*全船的人都在呕吐.舱里臭气冲天,到处是粘粘的呕吐物.广才和月香无力地躺在那里.只见睡在不远的根发叔竟在吐血.月香在包里翻出一片小小的人参,刚要站起来,就被船给摇晃得摔倒下来.广才心疼地冲上去扶住月香.

广才:当心,你要做什么跟我说,睡在那里少动.

月香:我想把这个给根发叔一点.

*广才一见是人参,很不高兴.

广才:这么大的事,你都不和我商量一下.

*月香不再说话.她赶紧朝根发叔那里望去,唯恐他会听见他们的谈话.根发叔只是发出艰难的呼吸,整个人的脸是青黄色的,他并没有对他们的谈话表现出有任何反应.四周的人把铺盖都挪远了一点.在根发叔四周的空间相对比别人的,显得大一些.根发叔又颤抖了一下,好象又要吐出什么,但是,他忍住了.他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.

广才(轻轻地):拿去给他吧,以后做事先想想,这是什么时候.

*月香爬到根发叔前面,递上了人参.根发叔慢慢地睁开了眼睛,艰难地对月香笑笑,明确地摇了摇头.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.月香把那一小片人参放在他枕边.

月香:吃了吧,才走一个月,说是到美国还早着呢.

根发叔:你留着,听你男人的话.

*月香低下头,没有再说什么,又按原位,爬了回去.船,依然晃得利害,爬到一半,月香又吐起来了.她立刻用自己的衣服兜住,其实她什么都没吐出来,仅仅是一口苦胆水.

*睡在离根发叔不远的阿泉,才十八、九岁的样子.他爬了过去,将人参塞进根发叔的嘴里.根发叔张开干裂的嘴唇,只见他牙缝里渗着乌黑的血,那片白白的人参一下子就被鲜血染红了.

*在另一头的广才看见了这一切,他立刻用衣服在船的舱壁上用螺丝扎了个结,又在另一头做了同样的事,他把自己和月香睡的地方与根发叔隔离开来.周围的人看了看根发叔,都有一种恐怖的感觉.

第十三场.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外景.

时间:夕阳.

*在船长室的后甲板上,船长正和一个船员及大副在商量着根发叔的事.

船员:是肝坏死,所以四下出血.船上没有药.

大副:是不是先把他隔离起来?

船长:放到哪里?

大副:可以把储藏室空出来,反正吃的东西不多了.

船长:放了他以后,将来怎么再放东西?

船长和船员交换了一个目光,大副好象感觉到什么,紧张地审视地看着他俩.

船长:我们把都命压上,是为了这一百三十多人.每人值叁万五美金,是美金.这病传染给大家,你说怎么办?不是为了运一船死人去美国的.

大副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.

第十四场.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两个船员抬着担架走下船舱,他们嘴上戴着脏脏的白口罩.舱里的人纷纷坐了起来,看着他们.担架放在根发叔的边上.

*老大突然冲了过来,一把推开一个船员.

老大:你们干什么?这地方不是你们来的.

船员:你推人干什么?大叔得了晚期肝炎,我们想抬他到上面去住,是为他好.

*一听说是肝炎,在边上的人都往后退.

老大:他是我们村里的人,你们来抬人也不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?

船员:船长决定的,用得着跟你商量吗?

*有人上来将老大拉开.老大还是不示弱.

老大:船长?船坏了那么多次,他不管.都一个多月了,妈的,还没到印度洋.这事不管,来管什么我们舱里的事?

广才(轻轻地):这里还有怀孕的女人,赶快抬走吧.老大,我们都听你的,这事,你也给大家行个好.

又是一个人凑着老大的耳朵说:我也说送他上去吧,光是让人看着就心慌慌的.

*船员看着老大没有说话,等待他的答复.老大一时倒也凶不起来了.

老大:其实,肝炎到了晚期是不传染人的.

船员:我们不是怕传染人,是想好好照顾照顾大叔.

*老大不再说话,两个船员就上前去抬根发叔.根发叔立刻有一种坏的预兆,突然,呜呜地哭了起来.

根发叔:我不想走啊,我不想走!

*他尖利的声音让人听了毛骨悚然.老大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.船员就将根发叔抬走了.老大很难过,也说不出什么,只是跟着担架一起走上了甲板.

第十五场.(闪回)

场景:夹板上.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船员还在抬着担架往后舱上走,老大轻轻地将毯子往根发叔身上拉了拉.

根发叔:老大,我老了.我不该出来...你们到了美国好好过啊.

老大:我们会一起到美国的.

根发叔:别忘了,帮我写封信给家里,跟我儿子说,以后上美国,千万别坐船...

*根发叔闭上了眼睛.黑暗中,依然能看见,一行老泪顺着他的眼角往耳朵根上淌.

第十五场.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内景.

时间.清晨.

*一个人刚上完厕所回来,偷偷地趴在睡他边上人的耳朵里说着什么.睡在那里的人一下惊醒了,失声大叫了一声.

睡着的人:真的?

老大:什么真的假的?

*那两个人立刻不说话了.这下老大火了.

老大:说,什么事?

*上厕所回来的人只得走到老大跟前,悄悄地说了几句.老大一下蹦了起来.

老大:翻天了,我们亭江的人统统起来...跟我来.

*一船舱的人都被惊醒了,大家都紧张地互相看着,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.

第十六场.(闪回)

场景:甲板.外景.

时间:清晨.

*亭江来的人开始在甲板上四下里找人,他们东跑西看,把甲板踩得“咚咚”地响.可是大家互相之间都不说话,碰上了只是摇摇头.船上笼罩着一种不详的预兆.终于有人去敲女人住的后舱.

敲门人:你们看见根发叔了吗?

女人A:没有.出了什么事?

敲门人(不确定地):根发叔不见了.

女人A:就这么一条船,能把他藏到哪里去.

*敲门人的眼睛往海里瞟了一下.女人吓得失声叫了起来.

女人A:他们真的敢这么做?

*旁边的女人凑了上来.

女人B:出什么事了.

*女人A在哆嗦,没敢回答她的问题.

*甲板上,亭江的人都没有找到根发叔.但是有人看见在轮机舱的船舷上,吊着根发叔以往挂在脖子上的香袋.老大冲过去,拿起它看了看.突然明白了什么,象疯了一样,带领着众人冲到了船长室门口.

老大:你给我出来,说,你把人放到哪里去了?

*船长躲在舱里不出来.于是,老大就带领着大家使劲地砸门.船长不得不走了出来.人们蜂拥而上,把船长挤得寸步难行.老大一下冲到前面,揪住了船长的衣领,举起了根发叔的香袋.

老大:人呢?说呀.

*船长毫不示弱地扯开老大的手,将他推得好远.船晃得厉害,老大几乎滚到甲板的另一头.老大几次要站起来,都被船给晃得摔倒了.老大恼羞成怒,一把抓住船舷站了起来,疯狂地朝船长扑去.刹那间,船长掏出了手枪,朝天开了一枪,所有的人都被吓住了.船长迅速地走向自己的舱室,关上了门.老大疯了一般在甲板上嘶叫起来.一回头,看见广才站在那里,猛地,朝他扑了过去.

老大:你这个狗日的,就是你想把根发叔弄死的.你娘的生什么儿子,你家就是绝子绝孙的命,你看着.

*说着老大使劲地打着广才.广才大声地叫喊起来.

广才:救命啊!放了我,我做错了什么?我只是怕传给大家,我,也不知道他们会杀了他,我...我哪里知道他们会把他扔到海里,他们说是...救命啊...

*广才的喊声显得那么凄凉.这时,另一些福建人听不下去了,跑上来帮助广才打老大,亭江的人又冲了过来,帮助老大,于是一场混战打起来了.小船被摇得晃悠悠,就象要在大海中翻船似的.广才给老大按在甲板上朝死里打,几乎就要给扔到海里去了.阿泉终于拉住了老大的膀子,这才算救了广才.

第十七场.

场景:中国城.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广才走出了陈医生的诊所,陈医生跟在他的身边,象在关照他什么事,远远的看去他俩显得那么渺小,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,只见广才不住地点头,然后他们相互握了握手,就朝相反的方向走去.

第十八场.

场景:宿舍.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广才回到家里,他走进自己的屋子,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,屋子里的人都没有睡觉,大家在那里整理东西.

广才:你们要去哪里?

同屋 B:你知道吗,金官,昨天下午被人开枪打死了.

广才:不可能,早晨我还在和他说话呢.

*广才瞪大了他冲满血丝的双眼,大张着嘴,人,一下被吓傻了.

同屋 B:他们的店,今天下午被两个南美人抢了.金官不懂事,抱着银罐不放.一个南美人当时就拔出枪朝他头上开去.当场就死了.

同屋 C:四周的邻居都说,他们那里从来没有人抢东西朝人头上开枪的.

同屋 A:我们准备搬家了.我们大伙凑点钱给金官家寄去吧.

*广才走到金官的床前,金官的东西还堆放在那里,小小的地方整理得干干净净的.床头还放着他女朋友的照片.广才似乎看见金官还睡在床上,只是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变成了阿泉的脸.他不敢相信,又看了一遍,确确实实是阿泉的脸.

第十九场。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 外景.

时间:黎明.

*阿泉充满希望的脸. 他站在船舷边, 正眺望着大海的远处. 太阳正一点一点跳出海岸线, 将天边染红了. 许多偷渡客都涌上了甲板. 这时, 大副走来, 告诉大家.

大副:我们已经是在公海上了, 离开中国海域很远了.

阿泉突然兴奋地捏住了拳头, 挥舞着, 大叫起来:美国!美国!

*听到阿泉在叫, 偷渡客都激动起来, 跟着一起叫起来.

偷渡客:美国!美国!美国!...

一轮红日跳出了海面, 把偷渡客的黄脸映得红彤彤的.

第二十场.

场景:宿舍. 内景.

时间:清晨.

*广才还呆呆地站在那里, 同屋 A 走了过来, 广才这才被打断了胡思乱想. 他让到边上, 同屋 A 走上来整理金官的东西. 同屋 A 用一根粗绳子将铺盖卷扎成一团.

同屋 A:就把它扔在街角上的垃圾堆里.

*同屋 B 走上来接过手, 提着铺盖卷出门了. 广才看见金官女朋友的照片从里面掉了出来, 同屋 B 没有察觉, 踩在上面走了过去. 广才上前将它捡了起来, 轻轻地擦去照片上的脚印. 那是个年轻的女人, 化着浓妆, 斜着头在微笑. 广才又想到了阿泉和他的女朋友.

第二十一场。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 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阿泉和老大他们几个在打牌, 脸上已经贴了几张小白条.

阿泉:我昨晚才知道要走, 也不敢和家里说, 我奶奶最疼我...

老大:出牌!废什么话.

阿泉:... 我到处找我的女朋友, 谁知道她躲在家里不肯见人, 她已经听人家说了, 我要走...

老大:呀, 瞧你卵子还没长毛呢, 就有女朋友了?

阿泉(骄傲地):我女朋友是我们全村的大美人, 不信, 你看照片...

*阿泉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一张四寸的彩色照片：一个涂脂抹粉的姑娘，头上戴了一顶插了野鸡毛的帽子，脸上还网了半块黑面纱，中不中，西不西的。照片在大家手上传递着，到了老大手里，他将照片在嘴上亲了一下。

老大：好，归我了。

*阿泉奋力去抢，老大把它举得高高的。

老大：龟孙子，不够意思，为了个女人就翻脸不认人了。

其中一个打牌的：别当真了，到了美国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就怕你看都看不过来。

*阿泉不理他们，终于把照片夺了过来。阿泉急得都快哭出来了。

阿泉：我不打牌了。

老大：不打就不打，用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。来，看看我的女人。

*老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彩色画页，不知是从什么香港杂志上撕下来的，是个裸体女人，有一对巨大的乳房。大伙看了都笑了起来。阿泉没有理他们，翻了个身，独自睡去，悄悄地看着女朋友的照片。

第二十二场。

场景：宿舍楼顶。外景。

时间：日。

*在楼顶上，可以看见曼哈顿的高楼大厦，显得那么壮观。这几个福建人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大家正围坐在楼顶，默默地将锡箔放在他们的中间，慢慢地点上了火。每个人都在为金官轻轻地祈祷。

同屋 B：蛇头行行善吧，将金官的魂灵抄渡回福建，不要让他一个人的孤魂留在这里吃苦。

同屋 A：金官好好在天上过日子，你只是先走一步。不要难过。

同屋 C：蛇头行行善吧，我们都会感激你的。把他带回村里去，不要让家里人还惦着他的魂灵。

*广才依然是鼻青脸肿的样子，他闭着眼睛，双手合在胸前，一直没有说话。大伙默默地为金官祈祷。锡箔越烧越黑，又越烧越白，终于化成了灰烬。一阵风吹来，在楼顶的天空中飞扬起来。广才看见还有一点小火心燃烧在那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金官女朋友的照片，放在火心上。火苗一点一点往上串，渐渐地吞噬了那张照片。

广才（轻轻地）：金官，带着她的照片吧。你可以常常看见她。不要难过，大家都不会忘记你的。

*风越来越大，把所有的灰烬都吹跑了。

第二十三场.

场景:中医诊所.内景.

时间:夜.

*广才捧着他的小包,卷缩在陈医生的楼梯拐角上.过道黑黑的,陈医生走来,没有看见有人在那里,一脚踩在广才的小包上.陈医生着实被吓了一跳.

陈医生:谁?

*广才也被吓了一跳,赶紧捧着小包站了起来.

广才: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.我就在这里过一夜.

陈医生:你的房子呢?

广才:他们把房子退了,都不要住在那里,说是人死了,住在那里,阴间会有鬼来招我们大家走的...他们都住到亲戚家去了.我,我在这里一个亲戚都没有...我就想在这里先过上一夜.天,一亮我就会去找房子的.

*陈医生看着他,犹豫不决地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.他摸到了钥匙,发出“丁当丁当”的声响,但是他并没有把钥匙拿出来.广才立刻明白了,他赶快打住陈医生.

广才:不用客气,我在这里过一夜就行了,不打搅你.千万别...

*陈医生没有坚持.他长长地叹了口气.

陈医生:你自己当心了.我下去会把大门锁住的.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去开.

广才:知道了.

第二十四场.

场景:衣厂车间.内景.

时间:日.

*这是一个很大的车衣车间,七、八十台电动缝纫机一个挨一个地排在那里,女工们坐在机器前面,低着头,拼命地在车衣.整个车间发出“答答”的声音.她们的动作迅速得让人眼花缭乱,根本看不清她们是怎样在工作的,只见一片一片缝好的衣片从她们手上掉到地下.镜头慢慢地摇过这个大屋子.

*在屋子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蒸汽烫衣机,广才正站在那里,他是车间里仅有的男人,也是辛苦地工作着.他将一件成衣套在机器上,然后,脚踩了一下机器的踏板,机器合上了,发出“哐当”一响,接着,喷出一股浓浓的火热的蒸汽,直朝广才脸上冲来.广才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.当蒸汽散去时,广才取下烫好的衣服.接着烫下一件衣服,又重复重刚才的动作.

*女工A走过他的身边,在他的烫衣桌上放下一杯咖啡.广才立刻转身谢她.

广才:你自己喝吧,不要那么客气.

女工 A:这又不值什么钱,喝了吧.

广才:多谢了,真不好意思.多谢了.

*女工 A 笑笑就走了.广才看着她的背影,似乎想起了月香.他,低下头想忘掉这个形象,但是这个形象占据了他整个视觉的空间.他重新朝女工 A 望去,她正在她自己的机器前坐下,脸,正面对广才.她的脸清清楚楚变成了月香的脸.广才惊恐地掉过头去.但是,蒸汽喷上来的时候,月香的脸就在这白白的雾气中又出现了.车间里机器的声音越来越响,月香的表情在这一片茫然的蒸汽中显得那样模糊又那么痛苦.

第二十五场.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广才睁开眼睛的时候,眼前一片模糊,他被老大打得不轻.月香的脸在广才眼前晃动.月香将水瓶里的最后一滴水倒进广才的嘴里,广才的嘴唇全干裂了.脸上的伤还在滴血.月香急得没有办法,将牙膏一点一点涂在广才的嘴唇上,广才用舌尖慢慢地舔着,吃着.

*不知谁面对舱壁在小便,他把铁皮罐头接着,声音很响,解完,他拿着小便罐看了半晌,好象吃中药似的,一饮而尽.罐头扔在地上的声音显得特别响.人们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,没有人流露出惊讶的表情.

广才(喃喃地):渴.渴啊...

*月香不知怎么办好,她自己也渴得支撑不下去.她回头看见广才的样子,还是努力强打起精神站了起来.她一步一步爬出了船舱.

第二十六场.(闪回)

场景:轮机舱.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月香见四周没有人,慢慢地爬进了轮机舱的后面,然后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.她将瓶子伸到轮机里,去舀机器运转用的水.刚刚舀满一小瓶,她闻了一下,臭得忍不住吐了起来,但是她已经吐不出任何东西了.她最终还是将这瓶臭水放进了口袋里.她刚一回头,只见黑暗中,船长一声不响地站在她的身后,月香吓得绊倒了,小瓶子“光当”一声,打落在地上.这不是很响的一声,却把月香吓得浑身颤抖.船长看着她,还是一句话不说.月香向船长跪了下来.

月香:我下次再也不做了,放了我吧.

*船长依然不说话.月香吓得跪在地上向后退去.船长却步步逼近.突然,他俯下身子看着月香,月香连气都透不过来了,她整个人不停地哆嗦.船长依然看着她,突然他撕开了月香的上衣,将她压在机器的最顶端,整个人扑向了月香,月香连眼泪都干了,发出轻轻地凄凉地哀求.

月香:我,我怀了孩子...放了我吧...

*船长野蛮地用手捂住她的嘴,整个身体挡住了银幕.

第二十七场.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月香拿着一瓶食用水回来了.她低着头,周围的男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.同时又都贪婪地望着她手上的那瓶水.老大有意将自己的腿伸了出去,月香毫无准备,被绊了一下,人被摔得好远.但是她紧紧地捏着那一小瓶水,一声不响都不响.

老大:我早就说了,儿子,儿子.那肚子里的儿子还不知道是谁的呢.

*广才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老大,老大努力装出活得很轻松的样子.

老大:有本事就和人家去翻白眼.我们是不戴这个乌龟绿帽子的.

*广才掉头朝月香看去,她正低着头,打开水瓶的盖子朝他的嘴里灌水.广才一口气把水喝完了.然后,他疑惑地望着月香.

广才:你怎么拿到这瓶水的?

*月香的眼睛红了,深深地低着头,没有回答.广才似乎明白了什么,一把打掉了她手中的塑料瓶子,揪住她的头发就往舱壁上撞.月香依然是一声不吭,鲜血从头发里往外渗,广才还是不停手地打,月香还是挺着一声不吭,咬着嘴唇让他打.他甚至朝她的身上打去了,这时,四周的人都看不下去了,有人朝老大的方向看了看.老大似乎明白了什么,冲上去将广才拉开.

老大:你这个狗日的,水喝完了,来劲了,是吗?

*老大走上来一把拉开广才的手,将他往边上一甩.广才抱着自己的头,呜呜地哭了起来.

广才: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啊.这杂种我不要了.你给我滚,住到后舱去.我不要你这个贱货,你给我滚.月香:我...我...对不起你...

广才:你听见没有?滚!要跟谁很谁走.我们张家不要你这个女人了.

*船舱里静得让人害怕,所有的目光都看着这里.广才又要举手打人,月香吓得朝他跪了下来.广才看见月香惊恐的目光,又看见不远处的老大,于是打住了手.他掉过头去.

广才:滚到后舱去住.

*月香依然跪在那里没有挪动.广才又轻轻地但是坚定说了一句话.

广才:滚!我们张家绝不要你了.

*月香知道没有希望了,低头去拿她的小包,她默默地在流泪,将自己的小包理好.她捧着小包,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,一步一步爬出了统舱.

第二十八场.

场景:中医诊所.内景.

时间:日.

*广才坐在陈医生的对面,低着头.陈医生将烧好的中药拿了起来.屋子也是静悄悄的.陈医生将药放到窗口上,让风吹着.

陈医生:月香人现在在哪里?

*广才摇了摇头.

陈医生:你应该马上去找到她.

广才:这种老婆不能要了.再要,村里人都要看不起你的....

*陈医生的脸变了,非常严肃地望着广才.广才顿时停住不说了,他不安地低下头.

陈医生:我的话,你还听不听?我不会来害你的吧?这不是月香的错,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?

*广才低着头,依然不说话.他的脸涨得通红.

第二十九场.(闪回)

场景:后舱里.内景.

时间:日.

*摄影机移过后舱的小窗口,那里是两三个女人挤在一起.她们躺在那里,同样是一张张惊恐的脸.大浪掀来,船,猛烈地摇晃起来.月香又开始要吐,但是她没有吐出任何东西,只觉得肚子剧烈地疼痛,她整个人卷缩成一团,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喊叫.周围的女人不知怎么办好,只能投去同情的目光.一个中年女人想上前帮助她一下,刚站起来就被摇晃的船摔倒在地.

*月香终于爬起来了,她刚打开门,一个大浪打来,把她摔得好远,小舱里灌进了一汪水,她立刻合上门,自己又被倾斜的船摔向一边.

*浪,终于小了一些,月香爬出后舱,向厕所爬去.她脸色惨白,一路爬,一路可以看见鲜血从她的裤子里往外滴.甲板上留下一路鲜红的血.

第三十场。(闪回)

场景:厕所. 内景.

时间:日.

*月香爬进了厕所,那里脏不可言.满地的屎和尿,她努力扒住了门槛,努力不让自己摔倒.血正大量地从她的身上往下流,她浑身在哆嗦,但是她就是不发出一声叫喊.她拼命地忍耐着.那张脸已经苍白得没有颜色了,连嘴唇都便成灰白的了...

*中年女人不放心地跑来,她站在月香的身后.她惊恐的表情,人,完全被吓住了.中年女人捂住了自己的嘴,怕吓到了月香.她喘了口气,立刻弯下身去扶月香,将她整个人往上拉.月香的下身浸在血泊中,中年女人看见厕所的地上有一小块血淋淋的肉团团... 婴儿死了.

第三十一场。(闪回)

场景:统舱. 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中年女人连跑带爬地冲到大统舱,她气喘吁吁连话都说不清楚.

中年女人:救救月香,她不行了.

*中年女人四处搜寻着广才,但是她找不到人.广才睡在里面,用睡袋蒙住了头,只当没有听见.中年女人几乎是在哀求大家了.

中年女人:救救她吧,积德啊.

阿泉:怎么不行了?

中年女人:出血,大出血.谁有“三七”片吗?

阿泉(大声地):谁有“三七”吗?

*睡在船舱尽头的一个人去翻自己的小包.

睡在船舱尽头的人:我有,就这些.通通在这里了,拿去吧.

*阿泉匆匆跑去接过“三七”,起身就和中年女人走了.船舱里也有人爬了起来跟着他俩走去.但是,广才还是缩在角落里,似乎他又在“呜呜”地哭泣,但是没有人看见.也没有人去关心他.

第三十二场.

场景:衣厂车间. 内景.

时间:日.

*吃饭的时间,人们停下自己手上的活计,打开了饭盒.有人走向车间的另一头,在那里有一个厕所.在厕所的边上,三夹板隔出一小块空间,那里有一张桌子,桌上放着电饭锅,烧了一大锅饭.

*沿着厕所的墙上爬过几只瘴螂,广才走来时,顺手就拿起地上的一块碎步掐死一只瘴螂.一会儿又是一只,广才又去打瘴螂.女工 B 走来,她看着笑了.

女工 A:哪里打得完.让它去啦.

*说着,那女人就在那里乘了一碗饭.广才不好意思的笑笑,他走进了厕所.刚进去,一个女人走出来,他立刻退了回来.站在边上的女工 B 看了看广才.

女工 A:你的碗在哪里?

*广才从边上的碗架上取下自己的碗.女工 B 从饭盒里挖出小菜,倒进广才的碗里.

广才:我怎么能天天吃人家的东西.

女工 A:什么叫人家的东西,我们都从福建来,都是同乡,还分什么.你们男人家哪里会料理自己,我们多做点也不费什么事,吃了,吃了.哪有那么多废话.

*广才感激地看着女工 A.他捧着那碗白花花的大米饭,看着似乎咽不下去.

第三十三场.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内景.

时间:日.

舱里烟雾缭绕.因为百无了赖,差不多的人都在抽烟.一口口的浓烟一会儿就添满了这狭小的空间.有人在咳嗽,舱里一片死气沉沉.厨子的脸出现在舱口.

厨子:开饭了.

有人在说:操,终于还想到开饭了.都三天没的吃了.

*其他的人根本一句废话都没有,纷纷扔下烟头一涌而上,他们在狭窄的舱梯上你推我搡.

第三十四场.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外景.

时间:日.

*到了甲板上,身强力壮的都挤到了前面,排在后面体弱的又纷纷上前去认乡亲,结果队伍乱成一团.女人都被挤到后面去了.轮到老大的时候,他拿起手上的饭一看,饭上满满的一层米虫.

老大:你把我们当鸡啊?

*厨子有点怕老大,所以立刻接过老大的那碗饭往锅里一倒,又用勺子拨开面上的虫,挖了半勺下面的饭,乘在老大的碗里.

老大:太少了.

*厨子正在犹豫,老大一把推开他,给自己乘了满满的一碗.后面的人立刻接过老大的勺子,开始给自己乘饭,都学着他样子,把自己的碗装得满满的.不一会儿,两大锅饭就见底了.后面的人开始冲上来扯锅巴.落在最后面的人急了,拉住扯锅巴人的手,不让他们扯.有人正在吃饭,突然碗就被人夺走了.被夺走碗的人干脆就冲上去,也夺过人家手上的碗,将饭朝人脸上掷去.

*于是一场混战又打起来了.突然,老大手上的饭碗也“啪”地被人打落在地,人被抛出一丈多远.

*水桶、饭锅都翻了个.水桶骨碌碌到处乱滚.人都七倒八歪.船在摇晃,人们互相踩挤在一起,乱得不成样子.只听见有人在凄残地叫喊着.在混乱中,广才,悄悄地爬到饭锅边上,将里面还剩下的一点锅巴撕了下来,然后藏进自己的衣兜里.

第三十五场.(闪回)

场景:后舱室.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夜晚,广才见四周没有人,他偷偷地爬上了甲板.

*他拉着船舷走到了后舱,他探头朝里面望了望,发现月香不住在那里.

*他又走向另一个舱房.他又在门缝里朝里看了看,他似乎看见了什么,然后,他从衣服里拿出那一片锅巴,他用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将锅巴包了起来,把它放在门下边.过了一会儿,他轻轻地敲了一下门,然后他赶紧转身跑了.

*后舱房的门开了,中年女人打开了门,她看见门外没有人,正要将门关上.突然,她看见门边上的一小包东西.她弯腰把它拿了起来.

第三十六场.

场景:宿舍.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当广才打完工,回到屋子里的时候,只见大家正挤坐在一张床上,聚精会神地在看电视.在他们的对面放着一架黑白电视,显然是从街上检来的.图像很不清楚,但是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些福建人裹着毯子坐在沙滩上.黑压压的一片.电视是用英文在报导,所以他们都听不懂.

*大家同时传看着一张“世界日报”.

同屋 A:现在是八个人死了.

同屋 B: 让我看... 都到了纽约了... 是跳海, 游上岸的时候, 浪太大, 水又冷...

*广才不安地朝电视看去. 这时, 镜头在慢慢地摇过, 显示出船舱里的状况. 脏不可言, 美国卫生检察的官员上去了以后, 立刻退了回来.

同屋 B: 这条船有三百多人, 好大的一条船...

同屋 C: 谁知道船大不大, 这批蛇头不就是要赚钱. 我们那条船才一百个吨位, 装了一百三十多个人. 一百个吨位的船还敢走太平洋, 我们的命都是捡来的...

同屋 A: 不说了, 想起来就害怕. 我是早知道, 一定不来这个美国了...

*广才看了看他们, 一句话都不说. 大家又都抬头去看电视, 刹那间电视上出现了广告, 时髦的模特儿在伸出她的大腿. 广才立刻回头跟他边上的人说话.

广才: 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, 我们看这种广告有什么用.

同屋 B: 过几年或许会有点钱...

广才: 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还债呢, 每个月能把利息还了就好了.

同屋 A: 你是坐船来的, 还是飞机来的?

广才: 坐船. 我们也是这样, 都到了纽约附近海岸了, 只剩三个小时的路程了, 在大船换小船的时候出事的.

第三十七场. (闪回)

场景: 大海上. 外景.

时间: 深夜.

*大船和小船都各自起锚了, 朝相反的方向转身, 大船掉头的时候, 船尾突然碰了小船的中腰. 小船踉跄了一下, 船身摇晃了, 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. 两条船终于各自驶去.

*大船加快了速度, 很快就驶远了.

*小船在向岸边驶去. 船偷上挂着越南的国旗. 偷渡客都兴奋地站在甲板上.

第三十八场. (闪回)

场景: 底舱里. 内景.

时间: 夜晚.

*阿泉走到底舱的时候, 突然发现舱底有一条缝隙, 一股一股的海水在慢慢地渗进来. 阿泉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. 他喘着粗气, 掉头就往甲板上跑. 但是他的腿直发软, 又加上小船晃得厉害, 他走一步就摔一跤, 他心里就更慌了.

*阿泉几乎要叫救命了.

第三十九场. 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 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阿泉终于冲上了甲板. 他想拉开嗓子喊, 但是也没有喊出声来.

阿泉:出事啦.

*船老大冲了过来, 一把将他拉住.

船老大:有话好好说, 不要在这里制造紧张空气. 出了什么“大事”了?

阿泉:船, 船破了... 就在底下.

*船老大的脸也变了.

船老大:你带我去.

第四十场. 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 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人们还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, 船老大和阿泉来到了舱里. 船老大指了指个子大的, 以示让他们赶快出来. 船舱里挤满了人, 人们似乎明白了什么, 突然传了一片骚动;接着, 人们发出惊恐地叫喊.

船老大:安静!你们这样乱喊乱叫, 会惊动美国海岸防卫队的.

*人们不再发出声音, 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显得那么恐怖.

第四十一场. 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 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人们端着盆子来舀水, 刚走上甲板就连人带盆摔得人仰马翻. 另一个人上来也跟着摔倒了. 小船不比大船, 摇晃得更加厉害, 人们几乎无法在上面行走. 船老大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, 发动机的马达又发出“突突”的声音, 最后歇火了.

船老大(大叫着):怎么搞的?

舵手:电瓶全进水了, 没有电了.

*船, 突然就坏了, 停泊在美国的海岸线上, 却无法靠岸. 大家依然看不见任何地平线和船只. 茫茫的大海里, 只有这只小船孤独地飘泊在那里.

第四十二场. (闪回)

场景:船舱里. 内景.

时间:夜晚.

*女人们中间有人在哭泣,舱里乱成一团.广才在那里打了一会儿盹,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,他摸了一下头发,突然发现上面掉下了一大片.一看人们乱哄哄的样子,知道又出事了.他人人都开始哆嗦,紧张地叹了口气.

有人在说:这次,是一定过不去了.

*广才说不出话,想了想之后,他艰难地站了起来,朝甲板走去.

第十三场. 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 外景.

时间:夜晚.

*广才站在甲板上看了一会儿,终于走向船老大.

广才(怯怯地)能给我两条被子吗?

船老大:没有.

广才:我是想把船弄得稳一些...我在自己的渔船上做过...

*船老大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但是还是掉头叫人了.

船老大:开船的,去拿两条被子.

广才:阿泉,你能不能帮我一把?

*阿泉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.谁都不知道广才要干什么.广才将两条被子的角栓起来,一床被子他和阿泉扔进船头的海里,然后用一根绳子栓住四角的一头,将它吊在船上;另一床被子,他用同样的方法栓在船尾.两床被子象降落伞一样在船的两头张开了,浮在船的两头.这样做了以后,船明显地不再晃动,保持了平衡.

广才(对船老大):让大家赶快舀水吧.

*老大斜眼看了广才一下,但还是表示了一点尊重.广才在老大面前低头走过,赶快转身去舀水了.

*人们都不说话,一个一个排着队,自觉地舀水.有人累了,坐下来休息,另一个就自动地走上去接替.

*天,渐渐地亮了,人们依然坚持不懈地在舀水.但是,小船上没有任何食物和淡水,人们的能量已经走到极限,大家都疲惫不堪,工作已经不象开始的时候那么努力了.

阿泉:坚持下去,我们会得救的!

*老大看了看情况,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.他走向船老大.

老大:我们必须发出呼救了.

船老大:不行,美国海岸防卫队会把我们抓走的.

老大: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啊.已经三天过去了.

第四十四场. (闪回)

场景:统舱里. 内景.

时间:黄昏.

*人们无力地躺在那里,有人挣扎着爬上甲板去底舱舀水.这时,水已经开始有点渗进统舱了,人们有的爬了出去.

*老大把船老大拖进了统舱.

老大:你再也不呼救,我现在就把你绑起来.

*船老大恐怖地看着老大.

船老大: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设备可以呼救了,船上的电瓶全湿了,打不出呼救信号.

老大:把所有的被子给我拿来.

第四十五场. (闪回)

场景:甲板上. 外景.

时间:黄昏转夜.

*人们把舱里可以烧的东西,象被子、衣服什么的都搬上了甲板.在老大的带领下,人们把船四周的四根铁杆子上都绑上了被子和衣服,然后在上面浇上了柴油,然后将火点上.

*这时,太阳落下去了.一刹那间,这只船上的大火将天空映得通红.

*这时,月亮在一点一点升起来,越来越大,越来越两.船上,不知是谁“扑通”一下跪下了,接着很多人也跟着跪下了.船板上,密密麻麻的人头.大多数的人都泪流满面,说不清是对生命的留恋,还是因为希望的破灭,还是对未来的恐怖.甲板上传来一片凄凉的哭泣声.

*老大双手抱在胸前,恶狠狠地看着这个场面.

*广才低着头,同时又偷偷地巡视着四周,象是想看一眼月香.

*阿泉抬头看了一眼月亮,茫然地张开了嘴巴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.

*月香虚弱地靠着中年女人,她俩消失在人群中,磕下头,趴在船板上.

*可以烧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.烧到半夜,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.火在一点一点灭下去.月亮依然照在半空中.人们还是跪在那里.船,开始慢慢地在往下沉.

*天边,太阳在跳出地平线.淡淡的月亮依然挂在空中.突然,划过太阳的是一驾美国飞机,一会儿,另一驾飞机出现了.船舱里的人挤上了甲板.

船老大(疯狂地):赶快回去,美国人会发现的.赶快回去!

*可是没有人听他的,黑压压的人头晃动在甲板上,象要把小船挤翻.远处,六艘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快艇正冲破海浪在向他们驶来.船老大越来越急,几乎跑来拉人回到船舱里去.可是没有人理他,大家张着嘴,木然地向飞机和快艇望去.

*快艇越来越近,军人们手持枪枝,站在甲板上,深情严肃地看着满船的中国人.

*小船上,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们,一张张疲惫不堪的脸.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目的,现在只有一个希望,就是活下去,哪怕是坐监狱都成.

*快艇包围了小船...

第四十六场.

场景:陈医生诊所.内景.

时间:日.

*广才坐在桌子边上捧着他的帽子,他忍不住地在哭.

陈医生:后来呢?

广才:我们都被抓进去了.我提出了政治避难,在里面关了十个月,现在出来听审.

陈医生:月香呢?

广才:她比我还出来得早.我没有和她取得联系.

*陈医生依然不说话,还是长久地望着广才.空气显得有点紧张.广才的脸都变颜色了.他叹了口气.

广才:我,一直惦着她...我也想去她...可是我还是怕人家会笑话我的.

陈医生:你堂堂男子汉,这点事都担不起?

*广才抬头看着陈医生,他俩互相望着有那么一会儿.

广才:我是在想,要去找她.

陈医生:要找,就快点去.

*广才点了点头.他拿起桌上的帽子往头上戴.这时可以看见,他的头发已经有明显的变化,秃顶的地方长出了稀稀的新发.

第四十七场.

场景:中国城.外景

时间:夜晚.

*天已经黑了,中国城和白天形成鲜明的对照,街上几乎看不见什么行人,店铺都用大铁门罩着,关得紧紧的.沿街是一堆堆垃圾山,把马路的一侧全挡住了,脏水流得到处都是.街上静得让人感觉很不安全.于是,广才步履匆匆,朝地铁站走去.

站在公用电话亭旁的黑人在向广才打招呼,广才只当没有听见,继续赶路.但是,黑人追了上来.

黑人 A:TEN DOLLARS, CALL CHINA ONLY TEN DOLLARS... (译文:十美元,打到中国才十美元.)

*广才没有理他,管自走了.另一个黑人在前方的电话亭前拦住了广才.

黑人 B:OK, FIVE DOLLARS, ONLY FIVE DOLLARS CALL CHINA, FIVE DOLLARS. WHERE CAN YOU FIND A SUCH GOOD DEAL? TAKE IT, FIVE DOLLARS! (译文:五美元卖给你了.打到中国才五美元,你上那里去找这个价钱啊?赶快买了吧.)

*广才犹豫不决地看着黑人 B,黑人 B 站在那里,丝毫没有让他走的意思.广才终于拿出了五美元.黑人 B 把广才领到公用电话前,为他拨通了密码,又拨中国的地区号码,然后作了个手势,让广才自己上去拨他家里的号码.广才拨通了家里的号,他听见母亲的声音,他激动得厉害.

广才:妈...家里都好吗?...我,很好,放心!什么?...什么,不要来...

*广才听见话筒里孩子在叫喊.

大女儿:让我跟妈妈说说话...

广才母亲:不要吵...广才,你弟弟已经说了,他准备过了年就走.

广才:等我在这里站住脚了,再让他来..不要来...

广才母亲:你不能自己过上好日子,就不管你兄弟了...

*话还没有说完,黑人 A 跑了过来,伸出手问广才要钱,广才拿出一美金给他,他刚准备继续打电话,黑人 B 又跑了过来,也伸出手问他要钱,他掉过头去,没有理睬他.黑人 B 立刻伸出手把电话切断了.广才非常气愤地回过头去,还没来得及发火,黑人 B 的手已经直直地伸在他眼前.他气得将黑人 B 的手狠狠地推开,黑人 B 也被激怒了,一把将广才揪了过来,顺手就给了他一巴掌.广才也不甘示弱,回了他一拳.这时,黑人 A 冲上来了,俩人把广才打得鼻青脸肿.广才吓得不敢叫喊,被摔倒在地上.正在这时,一辆警车呼啸而过,两个黑人逃跑了.广才趴在地上半天缓不过气来.

第四十八场.

场景:衣厂车间.内景.

时间.日.

*广才鼻青脸肿地站在蒸汽烫衣机前.女工 A 将咖啡放在他的面前.

女工 A:让你老婆看见了,她都会心疼死.保重啊.

*广才两眼红了.

广才:我对不起我老婆...

*他低下头,拼命地踩了一下踏板,蒸汽冲上来了,广才乘人不注意偷偷地擦去眼泪.车衣厂里机器声轰隆隆地响着.人们都在卖命地干着.

第四十九场.

场景:东百老汇街.

时间.日.

*远出是纽约的象征,国际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,高高耸立在画面里.摄影机往下降,我们可以看见招牌林立,车水马龙的中国城.这就是人们号称的“福建街”.新到的福建偷渡客,三五成群地云集在路口的杂货店、小饭馆门口.站累了,有的靠着玻璃窗;有的靠着邮筒;有的靠着大红的火警栓.他们的表情既有农民的艰辛,又带有农民的愚昧和茫然.

*本来就狭窄的街道,现在就变得越发拥挤.广才脸上的伤还没有退尽,他出现在人群中,他也在路边站立了一会儿,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,一层一层打开,里面是一张他和月香的合影照.在他俩的边上站着两个女儿.有人走来撞了他一下,他立刻让到路边上.他收起了照片.他依然提着一个小塑料袋,朝镜头走来.

*随着广才的走近,画面上的声音越来越嘈杂.店里传来港台的流行歌曲;汽车喇叭声...忽地,一辆地铁的火车轰隆隆地驶上了“怡东酒家”上方的天桥.声音几乎把周围环境都震动得摇晃起来.广才又停下脚步,再一次拿出了全家的合影照看了看,然后小心地将它收了起来.他抬起头,看着前方朝前走去.对四周的一切都不注意.

剧终

1993年7月26日